



往事情怀

夏枯草

文/程广海

西洼真是一块肥美之地,我小时候割猪草,那里是经常去的地方。立夏以后,狗尾巴草、牛筋草、鹅肠草、打碗花、茅草、香附子等铺天盖地般长满了地边和沟沿,密密麻麻,碧绿一片。从西洼地中间穿过的幸福河两岸的河堤上下,更是水丰草美,生长着我们喜欢的桑葚树、楮树以及覆盆子、姑娘果、马泡、黑天天等许多的野果。西洼这块地,不仅给予我们大自然的馈赠,还给我们童年时光带来无尽的欢乐。

星期天下午,我割猪草回来,感觉头昏脑胀,躺下后一觉睡到天明。周一上午,刚上第二节课,我忽然晕倒在教室里。老师派人通知母亲的同时,急忙把我送到学校附近的村卫生室。等母亲赶来时,我慢慢醒了。

母亲显然是吓坏了,惊恐地看着我,然后不断地问身边的肖大夫:“大夫,孩子怎么了?”“大夫,孩子没大事吧?”大夫翻看着我的眼皮,又把候脉的手轻轻挪开,说:“这孩子是得了肝炎,这病可不好治,还容易传染。”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肝炎是一种很不好治愈的病,母亲听说后,心慌得不得了,家里没钱,怎么看好这个病啊!母亲泪汪汪地央求着肖大夫:这孩子从小就是个病秧子,现在又得了这病,您可得想方设法救救他啊。大夫说:“有一个偏方,应该特别有效,但是卫生室里没有这种草药了,看看在西洼地里能不能找到这种药。”

肖大夫的女儿巧云初中毕业后,在卫生室跟着父亲帮忙,她也认识这种草药,第二天上午放学后,肖大夫就让我跟着她到西洼地里去寻找。一路上,我想着在西洼地见到过的那些花草挨个问着:“姐姐,是覆盆子吗?”她笑着摇摇头。“那是香附子?”“不对”我一连说了好几个见过的野花果,都没有猜对。她说,我们要去寻的那个夏枯草,这里也不多见,是被称为“清肝、护肝的圣药”。它紫色的花瓣很鲜艳,很好看。它开完花的果穗,在夏天就会枯萎,所以叫夏枯草。

到了西洼地,巧云领着我直接去了幸福河边,下到河堤里,说:“我们要找的夏枯草,它习惯生长在潮湿的河沟边,我们在这里找找看吧。”

我们沿着河堤内侧寻了二三里路了,还是没有发现夏枯草的影子,就在要放弃寻找的时候,巧云指

着河堤拐弯的一片茂盛的水草地说:“看,它在那儿!”

我们连忙跑过去,有十几株草长在河水边沿上。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草,它和芝麻棵一般高矮,细高的茎上半部周围对称着,开着很好看的紫色花朵,有的已经结出长长的穗,看上去好像枯萎死了。巧云姐说:“就是它!那些枯萎的穗采下来给你熬药,是最有特效的了!”

巧云姐弯腰在河边伸手摘着夏枯草,脚下一打滑,忽地,人整个滑进河里!在河里手脚并用地扑通着,使劲地朝我喊着:“快去喊人啊!”

我拼命地跑上河堤,大声呼喊着,等在附近下地干活的人赶到时,已经看不见巧云姐的身影,平静的河面上,没有一丝涟漪。

为给我治病,肖大夫无故把女儿的命也搭进去了,父母亲总觉得亏欠先生家许多,逢年过节,父母就会拿着东西去看望肖先生,但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他们愧疚的内心。

人世间的事,有些轻飘的如风般一闪而过;珍藏在内心的,任时间流沙的洗涤,越来越清晰明亮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磨砺,巧云姐不幸去世这件事,压在我心里越来越重了,总觉得有一种无法释怀的情感,散不去,化不开。我几乎在每年四月初,夏枯草开花的季节,跑到幸福河岸边,去看那一株株盛开着紫色的花。那花朵在风中摇曳着,我心痛不语,就这样默默看着。那些花朵,就是巧云姐最美的面容和笑脸,只是,不再那么生动真实。我心里默念着:姐姐!姐姐!任那泪水在无人的河边流淌,尽情释放对巧云姐的愧疚之情!感念之恩!

夏枯草,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灿烂,那一串串紫色的花朵是巧云姐最绚丽的生命的绽放!在我心里,她永远也不会枯萎!

芳草地

清晨

文/蒋雨含

在群山的眉心

睡眠比南方的绿,还沉
还丰满浓郁

清晨,只能被鸟鸣唤醒
小而细的嗓子,含着露水啁啾
每一个音都滚动着潺潺水声

黔地夜雨殷勤
仔仔细细,把植物清洗一新
让鸟儿谈情说爱
音调甜得腻人,一缕一缕
啄散黎明的薄雾
露出赤裸裸的明媚

梦,不愿意说醒就醒
也不愿意演现成的脚本
在贪婪的白天和简素的夜晚
自如地切入、转换、穿梭
一生太短,由不得
徘徊不前



生活拼盘

刨沙葱

文/杨 芳

沙葱,就是生长在沙漠里的一种可食性植物。色也绿,味也辣,根也深。

在农村的沙梁梁上、沙坡坡里总能看见一簇簇、一苗苗长势茂盛的沙葱。

我娘娘(方言:奶奶的意思。在这里我用作“娘娘”感觉更亲切)说刨沙葱吃油糕,我妈说刨沙葱吃包子,我不知道,她们为什么用了“刨”这个字,或许体现庄稼人“刨闹”光景的意思,还是这个“刨”字就是指把沙土扒开了,沙葱就完全露出来了。也对,我们今天好日子就是祖祖辈辈一掬土一掬土“刨”出来的。

过了清明,沙葱就露头了,刚露头的沙葱也自然成了羊群口中的美食,要不说本地的羊肉好吃,我想,这与沙葱脱不了干系。

那天,我和我娘娘一起回老家刨沙葱。我想我娘娘高兴的样子不仅仅是因为沙葱,更多的是她回乡的心情,老人和我说让她难忘的过去,村里新娶的媳妇她不认识了,她熟悉的人有的已经成为了一堆堆新土。路上偶遇几个赶往的人,她也不敢轻易上去打招呼,经过一番打量,再小心翼翼地询问之后,这才确认,是啊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岁月的变迁,让这位古稀老人眼里写满了对曾经的怀念。

一片沙葱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,我娘娘二话不说,一刨,一拔,再一抖,一把沙葱完美的装进备好的袋子里。我说娘娘,回哇!再等等,再等等,我一再地催促,老人一再的拖延,是对这沙葱的不舍,还是对这片故土的眷恋?我想,更多的是后者吧。

满载而归的时候,以是夕阳西下,我娘娘刨了满满一袋子沙葱,分成了好几份,给你二爹(方言,父亲的兄弟,也称“二叔”)点,给你姑姑点,今晚回去吃沙葱拌汤,明天中午吃沙葱饺子,吃不了的再腌上……

想多年前,物质匮乏,沙葱几乎成了我们整个春天的“菜”,烩沙葱,腌沙葱,沙葱炒鸡蛋……而当年“刨”沙葱这个任务一般是由孩子们去完成,午后时光,三五成群,手挎竹篮,在那片沙葱地里一边嬉戏打闹,一边把青翠的沙葱装进篮子里。待到傍晚时分,昏暗的油灯下,飘着沙葱的味道。

沙葱,就是寄存在记忆里的一种情感,童年情,故乡情,岁月情。